

5765/10480

v.1

繪圖忠孝節義二度梅

上海沈鶴記書局
發行

繪圖忠孝節

義二度梅

本局新出良大字本目錄

英雄天寶圖
今古奇觀
閱微草堂筆記
夜雨秋燈錄
金台平陽傳
夜談隨錄
大鬧三門街
狄青萬花樓
大明英烈傳
明清兩國志
忠孝節義二度梅
施公無頭奇案
剪燭閒譚

薛仁貴征東
薛丁山征西
薛剛反唐
粉粧樓
緣宏碧綠牡丹
羅通掃北
正德白牡丹
五代殘唐
宋太祖三下南唐
昭君和番雙鳳奇緣
一見哈哈笑
羣芳花鏡全書
包公無頭奇案

忠孝節義二度梅全傳目錄

卷之一

第一回 老忠良衙齋自嘆
第二回 聞王命忠臣訓子
第三回 眾黎民哭留青天
第四回 梅公路途逢頭接
第五回 謁東閣險遭不測
第六回 天子命朝臣慶賀
第七回 奸臣暗施奸巧計
第八回 傳假旨捉姪全家
第九回 假欽差唬詐財寶
第十回 梅公子儀徵投姪

卷之二

第十一回 哭窮途公子捐生
第十二回 扮書童暫時避難
第十三回 賞梅花徒思同年
第十四回 拜求神聖因留父
第十五回 梅開二度乃佳話
第十六回 眼識英賢恰故交
第十七回 選民女百姓驚惶
第十八回 趕程途民夫忿恨

聖天子欽詔梅公
為陞遷誥命勸夫
賢縣主尉勞赤子
見春華規戒良人
拜都院悞觸良朋
盧杞着黃鸞陪賓
忠良反受毒行刑
透真情放脫母子
陳府君受驚囑托
候知縣罪加假棘

救顛危仁僧仗義
識年伯暗裡悲傷
降風雨忽想雲遊
上天垂象念孤兒
花園聯詩寔奇哉
心結絲羅惜好變
認兄妹家庭痛哭
到重台兄妹沾襟

開設上海新馬路德華里沈鶴記書局發行

第十九回
第二十回

雁門關夫妻哭別
落雁涯烈女殉節

蘇武廟王僕嘆忠
象達巨劍說佳人

卷三

第二十一回

直客投飛落崖下

第二十二回

昭君顯聖送貞節

第二十三回

撞巡更梅生改姓

第二十四回

路旁無人春生救

第二十五回

江公愛色搶玉姐

第二十六回

陳春生當街喊狀

第二十七回

魚婆被唬透出鱗

卷四

第二十八回

鍾贈釵忽陡得病

第二十九回

昭君送杏元聯姻

第三十回

穆榮會試入營門

第三十一回

總舉子午門毆奸

第三十二回

賜完姻洞房花燭

假扮貴人和番邦

雲英降香逢杏元

遇門生馮公存友

魚人有緣玉姐歸

眾魚人怒罵江魁

印軍門勘問英雄

軍門憐才收留棘

無只得透滿裡陽

融公回府知根由

春生赴考往長安

兩奸受刑昭實供

大家封贈慶團圓

盧杞

江魁

黃嵩

侯鸞



喜童

陳杏元

周五姐



梅良玉

陳春生

屠申



邱山

香池和尚

陳東初



梅魁

忠孝節義二度梅全傳卷之一

第一回

老忠良銜齋自嘆

聖天子欲召梅公

詞云 離了朝官位兒跳出是非窩兒清閒老人家心兒消磨了豪傑性兒尋一塊無人地兒做幾間矮矮
 房兒打幾扇窗兒栽幾株樹兒山上有草牧羊兒池塘有水養魚兒到春來賞花兒到夏來乘涼兒到秋
 來觀菊兒到冬來踏雪兒一年四季收此五穀種兒做幾壩酒兒殺二種雞兒烹幾尾魚兒請了幾位知
 心的老兒猜拳行令兒謳歌唱曲兒只吃到三更斜月兒懷中抱子兒脚旁睡的妻兒這纔是無憂無慮
 快活逍遙一個老頭兒

詩曰

自古高風生大儒。

忠君愛國費躊躇。

身至諫垣心輔政。

豈知天意不能除。

奸臣反是君心腹。

忠良頸血濺當衢。

文明日盛消群黨。

方顯男兒大丈夫。

話說這部奇書出在大唐肅宗年間。江南常州府有一清廉正直之臣。這位老翁姓梅名魁字伯高夫人邱氏所
 生只得一位公子諱璧字良玉自幼與侯鸞結親因授山東濟南府歷城縣知縣而榮任十餘載為官清正只吃
 民間一杯水不要民間半文錢當時起用盧杞為相信用奸邪俱出銀錢寶玩結黨弄權都是剝削小民席捲地
 皮之輩俱達如意就陞轉得快不止幾年可任至極品一切清廉正直之臣則不能陞遷他還要尋出事來拿問
 他可憐把那忠良賤的賤殺的殺不知害了多少官的性命這梅公幸喜他還有故交同年有幾個在朝做到大
 位故此纔做得這幾年官若不是同年之力不知怎麼結局你說這幾位同年是誰一個是江南揚州府江都縣
 的人氏姓陳名日昇字東初官居吏部尚書一個是淮陽府山陽縣人氏姓馮名樂天字度修官居都察院左都
 御史一個是河南開封府考城縣人氏姓黨名進字懋修官居翰林院大學士一個是山東兗州府濟寧人氏姓
 盧名福齋字尔修官居詹事府正詹事這幾位老翁都是梅公年兄頌頌之交故在京中照應是以盧杞不能夠
 下手害他平日梅公無事常對夫人說道這幾人登科發甲與皇家出力為官必須決除逢迎上司愛惜黎民報
 皇家知遇之恩若逢迎上司謀幹權擢者必要金銀珠寶古玩好物才能高陞你想若個讀書之人十年寒窗磨
 穿鐵現那有如此財寶若要進獻當道必須剝削小民脂膏都為之有纔得榮陞捷徑果然下民易虐只怕上天

難欺我這頂紗帽。也是十年苦得來的。又蒙皇上天恩。祖宗福庇。在此化民以正人倫之事。豈能效那貪官拿珠寶去饋送上司。並那當道的權貴。我乃賴天之福。在此為官。做一日官。治一日民。盡一日忠。恐不做官時。回家同老妻兒子。守着幾畝薄產。樂于林下。也是人生在世一場。要我梅魁結交上司。饋送權黨。打幹陞遷。斷不做沒天理喪良心的事。且自由天安命而已。忽一日沒事。梅公與夫人閑坐談道。光陰似箭。不覺在此任所。已有十多年了。朝夕並不閑暇。喜得近邊事。日後又是夫人的壽誕。我想備來碗餚菜。與夫人上壽。夫人道。老爺年年上壽。難為你。於是梅公即吩咐院子。傳將出去。叫直日買辦買菜。院子答應道。曉得。即將買菜單子。交與買辦。不多時。買辦將菜送進宅門上。你道是些什麼東西。原來是兩把波菜。八塊豆腐。兩半猪油。兩碗水酒。家人送至廚房。備辦不題。再說梅公叫家人請公子。于夫人上壽。公子聽得。即起身來。整衣巾。叫着書童。鎖了書房門。一路走進內堂。只見老爺與夫人對坐談心。公子說道。爹母親在上。孩兒拜揖。梅公與夫人說道。我兒坐了。梅公道。今日衙中無事。後日又是你母親壽誕。叫你來把盞上壽。公子說。孩兒知道。不多一會。家人就托出四碟小菜。兩碗猪肉。兩碗的波菜豆腐。三雙杯筷。安了坐位。梅公與夫人上坐。公子傍坐。梅公與夫人說道。你我也算晚景有靠。但此酒席。雖不豐美。孩兒禮節不差。後來必有大用。自古道。為師誇徒。必不是好師。為父誇子。必不是好父。只是我為父的。看着與人不同。夫人笑道。孩兒讀書。原以功名為念。一朝脫白掛綠。繼你一脈書香。還有什麼講究。梅公道。你乃父不是那不成才之父。你為子的。胸中之才。這一向不曾與你講。讀你把平日所習經詩。細呈一遍。與為父的。大家見識。那知世間道理。聖人云。正則守經。亂則從權。如今聖上被奸臣盧杞蒙混。總不能進朝見駕。倘若陞金階面奏。除保忠。將盧杞一黨。斬殺絕盡。若不進奏。下官必定遭其害。即將斬首市曹。我亦含笑九泉了。縱使亦瞋目。留得一個好名。傳與後世。一者不負皇恩。忠心未報。二則捐身子。盛世千載難逢。那時我梅魁亦能見祖宗。稱我志氣也。下官說。孩兒無非看他心迹如何。倘若名題金榜。那班狐群狗黨。橫行于朝中。恐此子效尤。與那不成才。結交權黨。勢壓班僚。喪名失節的事。豈不辱我一門清白。且辱祖先。被人唾罵。讀幾行詩書。到不如隱姓埋名。樂守田園。以為正理。夫人道。老爺教訓孩兒。甚是有理。夫妻又閑談了些家常之話。漸漸日色沉西。席散各歸寢室。不題。却說第三日。梅公洗臉已畢。正要打點坐堂理事。忽聽得宅門上打柳響。事不多一會。只見官側門

家人稟道。外面有報子二名。說老爺奉旨內陞。要求見領賞。梅公沉吟。叫他帶進來。家人回轉。即帶進那報子二名。手執報單。跪在丹墀。磕頭稟道。小的吏部衙門執路報子。報老爺高陞極品。梅公聞言。哈哈大笑。你們起來。有話問你。只是我老爺乃是科甲。在此做了十數年。官官恰似躬身。從不受民錢財。又不徇那紳衿情面。並沒人在京謀幹陞遷。亦沒珠寶。實上司打點。因何報我陞遷。莫非你等報差了。我想並沒有此事。報子復又跪下稟道。小的們怎敢錯報。現有皇上聖諭。在此請老爺親閱。不知是那一位老爺保舉此事。皇上天恩。特陞老爺吏部都察院。梅公看了上諭。見上面寫道。朕諭吏部陳日陞。知悉。卿可行文與梅魁等十三員。知道朕念爾等。久歷外任。治民有方。居官清勤。已屬陞陞之員。速來京可也。因朕見梅魁有忠烈之志。氣着陞吏部都察院。餘者陞用可也。特諭梅公看。完上諭。又把報單一看。爾等外面伺候。自然有賞。入至後堂。夫人笑說道。恭喜老爺高陞。公子也來作揖道。恭喜爹內陞。梅公道。改夫人。這也是命該如此。故有此上諭。夫人公子大驚道。老爺高陞。賴祖宗福庇。才有這機遇。聖上纔想着老爺。怎麼說命該如此。這話是怎麼說起。不知梅公說出甚麼樣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聞王命忠臣訓子 為陞遷語命勸夫

詞云 不喜皇都帝畿。只愛山野村居。說什麼繡戶珠幃。怎比俺茅舍竹籬。說什麼四馬駕車。怎比俺藤床竹椅。說什麼玉佩金鞍。怎比俺麻鞋草履。說什麼愛妾美姬。怎比俺稚子山妻。說什麼珍饈百味。怎比俺粿飯黃菜。興來時下着棋。悶來時做首詩。畫的是海棠花。蕊愛的是紅蓮出水。鷺回頭。菊綻東籬。又不覺寒梅雪裡。不管是非。見村童牧牛。回綠柳影裡。遊人戲紅杏。郵中飄酒旗。一任你爭名奪利。求富貴。怎比俺水秀山青。隱士居。

詩曰 忙忙碌碌治黎民 忽聞朝命台登程 拋妻撒子心耿耿 猶將身首報君恩

話說梅公道。你那里曉得內中之事。且捨發報子去了。回來再與你們講。梅公走進臥房。將文銀備了幾兩。又稱了三星。將紅紙包好。拿在手中。走至前廳。後吩咐把報子傳來。家人答應。即便把報子傳進梅公道。我卻是一個窮官。有勞你二人遠來報我。這是俸金銀四兩。送與二人做喜之禮。只是輕微得緊。這是三星。為你二人一飯之需。報子跪下稟道。小的怎敢領老爺之賞。只是老爺有好親眷。寫幾十家與小的。報報。即如領老爺的賞。一樣梅

公道我一個寒儒，怎麼有好親眷，縱有幾家親眷，都是守田園，樂山林的鄉農，怎好勞你去報呢？還是不去的却好。報子見梅公正直，不敢多言，只得磕頭謝了賞。此時出了宅門，去報別家不題。梅公回到後堂，吩咐備酒，仍做前日一樣，不敢多費。家人答應曉得，梅公對夫人說道：我與你母子二人，今日分別，不知可有相會日？相否？夫人道：老爺這話，怎麼講起？進京少不得我與孩兒同你一路而行，那有分別之禮？梅公道：你與孩兒不可隨我進京，則可收拾回轉常州。一來你母子也歸故土，二來家中還有幾畝田地，足可供你二人薪水之費。你若隨我進京，則不可。我一進京到任之後，就要啟奏，盧杞黃嵩這一班奸賊，那時不是他死，便是我亡，恨不能咬他的肉，粉骨碎屍。方洩我之恨。今蒙聖上擢用之恩，敢不盡忠於國。我眼中豈容得這一班孤羣？我就將此性命拚了。有何啣怨？倘若我刑斬之後，你母子在京中，盧杞奸賊怎肯與你們干休？必要斬草除根，可不絕了？梅門之後，你們在常州，一聞有什麼吉凶，還可改名換姓，以躲避待孩兒日後可以立身於廊廟，那見機而行，暗約周年伯叔，一同奏，豈不是個長遠之見？即不能出任皇家，亦可以耕種田園，存身於後世，必要隨我進京做什麼？夫人道：我母子們不到京中，也罷，只是你在京都任所，何人服事？况老爺年邁，冷暖飢寒，誰人貼應？梅公道：只此一人，足感夫人盛情。我一到京城，必與奸賊見個高低。若是聖上准了我的本章，削除奸黨，那時再着人來接夫人同孩兒，到我的任所不遲。正在說話之間，那宅門上家人稟道：閣城取鄉紳來恭喜老爺高陞，都在迎賓館。老爺還是會，還是不會？梅公道：平日我從不會客，今日他們既來，我也要會他們一會。家人答應是，正要走出，梅公道：且住，與我吩咐禮房，填寫官銜帖子，備辦官銜謝帖，再吩咐房房，凡有一應送禮之人，一概拿我的名片壁謝，不要來回。另日拜謝。家人即便吩咐書役不必交代，於是梅公穿了補服，把宅門一開，來到迎賓館。只見那些鄉紳，也是穿的補服，一齊上前迎接，說道：恭喜老爺，得台垣之權，真乃國家禎祥之兆也。梅公謙遜了一會，於是各分賓主坐下。眾鄉紳道：治弟等得老父母在此作宰，實曠世之幸也。聞老父母都諫之升遷，又出自上意，將來必至三公之位。治弟等子姪，他日必出于門下矣。梅公道：豈敢只是弟在此為官，卻沒有徇情等弊。至于內轉，蒙天子之恩，也為臣子豈不忠心，削除朝中奸黨，弟蒙諸位先生大譽，具有愧耳。不題。梅公與鄉紳敘話，再說夫人着家人收拾行李，細軟等物，便與公子說道：我兒，你父親執意要與皇家削除奸黨，只是滅門之禍，不遠。公子道：母親所慮，正是爹爺

不以生死為念，只要做一代名臣，故爾捐軀為國，也是人臣之大道也。正說之時，梅公送鄉紳去了。回轉宅門，脫了補服，見那些人收拾行李物件，便暗暗點頭道：世人無非名利攸關，故此一世奔勞，只見夫人公子在內室講談甚喜。梅公便走進內室，說道：夫人，我聽見你與孩兒低言悄悄說的話，甚麼事？夫人道：我與孩兒想起老爺進京之事，孩兒說道：這也是人臣之大道也。梅公道：夫人又想一會，公子把手括着一部長鬚，便哈哈大笑道：好好一個人，人臣之大道，夫人，我孩兒將來竟有下官之風，非比那不肖之輩。只此一言，足見他的收原結果了。下官今日即頭血濺地，也沒身後之慮了。梅公便携了夫人之手，又叫公子道：我兒也進來，同到內堂。梅公叫了環，把箱櫃拜匣扶手，一概取來，親自用鎖匙一一開了箱籠等件，與夫人公子一同檢點。只見其中有衣衫、裙、衣、圍、領、數件，以下的不過是些布衣服，別無他物。又把拜匣開了，內中只有俸金三百兩，並無金珠玉器。梅公將俸銀五十兩，餘下的並箱籠等物，一總交與夫人，便說道：下官做了十數年官，只此而已。你與孩兒即便收拾動身，回常州。我吩咐備下船隻，伺候准于明日開行。梅公話畢，又叫執事人等進來，吩咐道：明日送夫人公子回鄉，後日就拜辭上司，各位大老爺，與闔城鄉紳，只候署事老爺一到，我交盤了。即便起行。爾等速備小轎一乘，馬子二匹，供我路上長行足矣。書吏出外備辦不題。且說這梅公爺一到眾衙役，並三班六房書吏人等，齊到後堂問話。於是眾人齊到後堂，參見梅公分班，站立兩旁。梅公見闔衙門人等，一個不少，便開言道：爾等俱是我署中書役人等，麼眾人一齊跪下，稟道：是梅公道：本縣奉命進京，爾等心中以我何如？眾人道：老爺榮任高陞，真乃加官進爵，衣紫腰金之先兆也。梅公道：我在此做了十數年官，却也沒甚難為爾等，只是弊端却也清除。本縣去後，各宜遵守條約，不得仍蹈前轍，有碍於本官之職守，即不忠也。本官既有玷于官箴，爾等豈能逃於法網之外？必帶累于父母，即不孝也。自古道：忠君孝親，此乃人一世之名節也。爾等自後，以忠孝存心，自有上天照察，遠保此踪。近則爾等本身享福壽康寧，乃久遠之慶矣。眾人道：小的們謹領老爺的明訓，磕頭起來辭去。梅公轉身欲向後去，只見宅門上稟道：有各位上司大老爺，差人來恭喜老爺，還有書信面投。梅公道：外面有多少家數的人？家人道：是闔省以及同寅諸位老爺的家人，俱在外面伺候，要見老爺，有書投稟，因見老爺吩咐眾衙役，故而不敢進來。梅公道：你與我回復各位老爺的管家，說書信不消看，得叫他們回去。多多拜上他們老爺，說我改日面謝辭行。再者

我到京中之後，少不得忠則忠，奸則奸，都自然呈上皇帝之前，聽自上意罷了。要書做什麼？家人答應走出外面，照梅公吩咐之話，向那些管家說了。各人滿臉羞愧，拱手而散。列位你道這些閣省，各位王司，為何先着家人來恭喜梅公？這是什麼意思？無非見皇上親點內陞，不知怎麼樣恩寵那來的書信，無非是要梅公在京替他們照應。是這個原故，所以梅公早以看破，俱一概回絕，也不等那些家人面見他，自然回轉。一告稟他的本官，那些上司也少不得擔些鬼胎在中心，免不得又要寫信進京，與那些奸賊坐師。此是後話不題。且說梅公開發那些上司也家人去了，便帶着笑說道：如今世上，真真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自嘆進內室見夫人與公子俱各收拾停當。夫人見梅公便問道：老爺方纔與何人說話？梅公道：下官方纔傳衙役教訓一番，正要到後堂與夫人餞行。不料那些沒廉恥的上司，俱着家人來恭喜，又拿些書信來託下官。你想我平日要去見他們，可輕易容我一見方纔笑的是丈夫不可一日無權之故耳。夫人道：老爺便怎麼樣了？梅公道：他們的書信，便原封帶回，一概不收。改日拜謝。夫人你說好笑不好笑？夫妻正說話之間，家人稟道：酒已齊備。梅公吩咐請公子飲酒。三人入席，梅公便向夫人說：你母子回鄉，向立門戶，勤耕苦讀，且勿以我在京為念。日日教訓孩兒，不可遊蕩，以致有那些不時的書帖等件，入在那鄉府州縣各衙門之中。你知我平日謹慎，況且我年登五十，官居多年，未有片紙隻字，字迹出入公庭，汝等回家不可壞我名聲。夫人道：這個自然。遵老爺教的，只是老爺在京做官，也要見機而行。凡事可忍則忍，不可以性傲居心。自古道：三思而行，再斯可矣。方不愧男子之大統。至于盧黃等輩，只可推三分呆處，不可傲性要緊。望老爺察之。梅公聽得此言，不覺鬚眉皆豎，拍席叫道：夫人你說那裡話來？我恨不得即刻到京，把這一黨的好賊，親手碎戳其死，食其肉而寢其皮，怎麼還要三思而行？我常與夫人說過，恨不得這一時見駕，今乃天從人願，聖天子恩重如山，以知之微賤，而擢升科諫，怎能再投俺的上方劍在手，盡斬群奸頭上頭，氣沖沖把杯筷一推，道：明日夫人回鄉，也早早安寢。吩咐家人把酒席散了。好生收拾，小心火燭。梅公與夫人進房安寢。公子回到書房，着書童收拾琴劍書箱等件，忙忙碌碌，不覺更深。也方才就寢，一夜晚景，次日辰早，梅公與夫人起來梳洗。公子來至臥房請安。夫人道：我兒今日如何起得這等早？公子道：今日乃是母親壽誕，孩兒特來拜壽。梅公道：今日是夫人生辰，我却忘壞了。吩咐家人備辦香燭，伺候於是。梅公與夫人行過禮後，公子也

拜過了壽，家人叩過了頭。夫人拜過家神祖先，事畢，然後將小菜碟子，梅公與夫人用。家人打發行李，要下船。夫人公子同舉早飯，又拜辭了官署裡面神祇，又與那梅公拜別。公子又過來拜別爹爹。夫人又說了細話叮嚀。道：老爺一路要保重身體，寒暑衣飢進食，說不盡的家常話。家人又過來拜辭梅公。夫人問道：老爺帶幾個家人進京伏侍？梅公道：我不用多人，只用梅白隨我進京，其餘都隨夫人回家。正說之間，只聽得署外有千百人的聲音，嘈囂。梅公與夫人公子，並閣署的家人，不知所為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眾黎民哭留青天
賢主縣慰勞赤子

歸來重整舊生涯，消灑茶桑處士家。茅屋免不用高和大，愛清閑豈在繁華。紙糊窗紗，輻榻掛一幅。

詩曰

黎民聞知賢縣陞，攀轅赴轉淚盈盈。只因正直無私曲，總得芳名滿道稱。

話說梅公與夫人，忽聽得外面喧嚷，不知何事。正在慌忙，少刻只見宅門上，眾人稟道：外面書吏要見老爺。梅公道：夫人請進後堂，吩咐傳他進來。即刻書吏進來，叩見梅公，問道：方纔大堂外面，是何人喧嚷？書吏道：小的這們為這件事，稟明老爺的。是眾百姓聞知老爺高陞，他們把們門都閉了。罷了市，要留老爺在此。梅公聽了，道：原來是這個原故。你們出去說，叫他們不要嘈嚷。本縣即刻陞堂，有話吩咐書吏。書吏道：老爺應出來對眾百姓說，知就不嘈嚷了。梅公與夫人公子，道：眾百姓同心，也是難得的。夫人道：這都是平日愛民不愛財，以致有此。今日這個萬民感，你名清，這也是為官難得的。梅公道：你們慢些下船，等我把我眾百姓打發散了，方可出城。如今城門已閉，怎麼去得？話畢，吩咐打點坐堂。眾百姓聽見點響，一齊跪下。梅公坐堂道：你等眾百姓，有年紀大的上來。本縣有那話問你。內中有幾個為頭的就走至後閣傍邊，跪稟道：小民等蒙老爺天恩，沒齒不敢忘。只是老爺在此，做了十數年官，果真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強民化為善良。奸詐不敢生風，倚勢鄉宦之家，老爺一體都治。專務勤強扶弱，扶避權貴，不愛民財，但凡審理輕重事件，虛躬鞠問，再沒暴燥極刑之苦。衙門諸色人等，不敢倚勢陵人。徵收錢糧，絕除諸弊，真是小民等世世之父母也。今聞老爺高陞大位，只是小民等願求都堂，與諸位老爺，得留老爺以陞任之銜，留任在此。小民等願情供給老爺薪水之費。若是老爺一定要進京見駕，小民等也寫一民本。

隨後進京。呈於聖駕前。要老爺在此為官。梅公道。眾位賢百姓請起。你等真心真意。苦留本縣。至于內陞。出于上意。爾等宜各安本分。不宜鼓燥。本縣在此為官。亦不過為皇上出力。忠心報國。愛育黎民。至于爾等。說我不畏勢力。不避權貴。徵收得法。化奸為良。這些事。不過是為官之人。當為之事也。爾等百姓。當以孝弟為先。可敬可美。本縣離任之時。必有新官到此交代。本縣自然。嗚呼。以愛爾等。眾百姓。就是眾百姓。聽得這梅公道。真意。要進京。便一齊跪下道。老爺。豈不知朝中奸相。賣官爵。似老爺。這般。正真清廉。未必容得那班小人之態度。倘若觸犯了奸相。必有不測之處。老爺。要知道。進退。與其受奸人之害。不如告歸林下。與夫人。公子。在小民。歷城。縣。居住。凡事不要老爺費心。都是小民。等替老爺。指辦。何如。梅公道。眾位賢民。所言。其是。有理。都是為本縣。忠言。只是聖命。在。身。皇上。以本縣。為。心腹。我。焉。敢。不。效。犬馬。之。勞。皇恩。重。大。爾等。豈。不知。本縣。今。勸。爾等。回家。教訓。子孫。敬。重。父母。為。兄。要。寬。為。弟。要。忍。總。把。孝。弟。忠。信。時。時。教。訓。汝。等。子。孫。且。士。農。工。商。以。耕。讀。為。本。本。縣。有。一。對。聯。送。與。諸。位。民。以。作。遺。愛。之。記。對。云。業。可。養。身。須。着。意。事。非。干。己。莫。勞。心。梅。公。吩。咐。已。畢。眾。百。姓。見。梅。公。實。意。要。去。便。一。齊。大。哭。起。來。道。老爺。要。去。小。民。等。情。願。保。老爺。一。同。長。行。如。有。食。用。等。件。小。民。等。一。一。奉。敬。但。不。能。讓。老爺。獨自。進。京。梅。公。道。爾。等。賢。民。不。是。要。本。縣。顯。揚。於。親。友。是。要。本。縣。捐。名。尊。親。但。爾。等。賢。民。俱。是。真。心。可。念。本。縣。忠。于。君。愛。于。民。故。有。保。留。之。意。却。不。道。朝。中。虛。賊。聞。知。反。疑。本。縣。買。嗚。民。心。違。悖。聖。旨。萬。一。這。個。奸。賊。啟。奏。一。本。說。我。梅。魁。收。買。民。心。欲。視。皇。上。不。尊。國。法。欺。君。不。趨。朝。覲。顏。龍。一。怒。我。就。死。無。葬。身。之。地。矣。眾。賢。民。若。讓。本。縣。進。京。赴。關。朝。覲。顏。龍。就。有。殺。身。之。禍。也。得。個。揚。名。於。後。世。足。感。爾。等。全。我。梅。魁。收。買。民。心。不。為。枉。死。梅。公。說。到。此。處。眾。人。啼。哭。道。老爺。所。論。極。是。小。人。等。怎。敢。陷。老爺。之。大。義。但。老爺。去。後。再。沒。有。似。老爺。這。樣。清。廉。正。直。無。私。的。青。天。這。是。小。民。等。無。福。遵。諭。便。候。老爺。祭。祭。只。辦。清。香。跪。送。設。長。生。牌。位。供。奉。如。同。見。老爺。一。般。梅。公道。是。爾。等。厚。愛。又。從。新。吩。咐。一。番。好。話。於。眾。百。姓。方。纔。起。身。悲。哀。而。去。梅。公。含。淚。退。入。後。堂。夫。人。公。子。方。纔。拜。別。兩。下。各。自。含。淚。夫。人。公。子。上。轎。登。舟。眾。家。人。一。同。回。常。州。且。不。表。單。言。梅。公。在。衙。內。與。蒼。頭。梅。白。收。拾。行李。且。自。安。寢。又。傳。值。日。的。衙。役。進。衙。安。宿。一。夜。晚。景。不。題。次。日。早。晨。梅。公。吩。咐。打。轎。傳。聽。事。書。吏。各。用。名。帖。往。外。拜。上。司。與。鄉。仕。老。爺。拜。辭。書。吏。回。稟。俱。以。伺。候。梅。公。上。轎。出。衙。門。拜。客。非。之。一。日。那。日。新。官。已。到。梅。公。即。便。交。盤。了。倉。庫。城。池。安。卷。等。件。一。來。

是梅公內陞新官。也不敢刁難。一來梅公。並沒私弊。因此不敢離難。三五日。一概交清。交盤之後。到第三日起程。進京。眾百姓等。已備下萬民衣傘等物。送與梅公。跪下滿街。百姓好不熱鬧。只見家家戶戶。點燭燒香。都寫着長生牌位。眾百姓將萬民傘撐着。萬民衣。獻着梅公。吩咐眾百姓。請回。把萬民衣傘收下。本縣要到城隍廟。焚香。眾百姓不舍。都擁送城隍廟內。廟僧迎接。梅公進廟。拈香拜神。已畢。眾百姓把萬民衣傘。與梅公穿上。又將靴子換了。將酒敬過三杯。眾百姓叩首。哭。甚。是。悲。哀。梅公道。眾賢民。請起。待本縣。這里。拜謝。辭行了。眾百姓。還拜於地下。就道。折殺小民。梅公方纔上轎。出城。梅白。已將行李。收拾停當。早。在十里亭。等候。只見。閭城。上司。鄉紳。俱。在。那。里。送行。又見。那些。百姓。辦席如山。都是餞行之人。不多時。梅公。到。眾。百姓。迎下。亭。來。梅公。轎中。遠遠。望見。在。這。傍。一。躬。到。地。道。眾。職。有。多。大。職。公。怎。敢。驚。動。列。位。大。人。并。諸。位。老。先。生。眾。上。司。一。齊。上。前。攔。住。了。梅。公。的。手。道。老。先。生。祭。任。弟。等。當。為。老。先。生。餞。行。何。說。驚。動。于。是。攤。上。亭。中。梅。公。不。得。已。勉。強。飲。三。杯。又。說。了。多。少。趨。炎。附。勢。的。話。方。纔。起。身。梅。公。俱。以。一。一。送。謝。又。見。閭。城。鄉。紳。也。恭。敬。三。杯。散。去。然。後。眾。百。姓。都。一。齊。叩。拜。也。捧。着。香。燭。三。杯。梅。公。道。眾。賢。民。請。起。本。縣。領。爾。等。盛。情。就。是。了。梅。公。見。眾。百。姓。跪。拜。于。郊。外。之。地。只。得。也。連。飲。三。杯。說。道。怎。忍。爾。等。分別。爭。奈。聖。命。在。身。故。不。得。已。而。去。爾。等。回。家。各。宜。敬。父。母。務。習。本。分。以。耕。讀。為。事。不。可。閑。蕩。奢。華。百。姓。道。敢。不。遵。老。爺。金。諭。梅。公。方。纔。含。淚。與。眾。百。姓。分。別。有。詩。云。依。依。東。魯。十。餘。秋。心。正。民。淳。倚。邑。侯。恨。無。替。得。端。方。宰。辜。負。賢。民。為。我。留。不。言。眾。百。姓。各。自。分。別。回。家。單。言。梅。公。與。梅。白。主。僕。二。人。若。是。別。個。便。見。洒。灑。着。見。這。一。梅。平。日。生。性。好。靜。就。一。在。任。所。做。了。十。數。年。官。的。時。節。那。一。日。在。是。起。早。眠。晚。那。一。日。在。路。上。趕。行。就。見。前。面。來。了。四。匹。牲。口。上。騎。着。四。個。大。漢。都。穿。的。是。公。門。服。色。迎。着。梅。公。轎。子。離。不。多。遠。只。見。那。人。向。梅。公。問。道。爺。請。問。一。聲。爺。是。從。那。里。來。的。梅。白。道。是。那。是。從。山。東。來。的。那。四。人。一。齊。跳。下。牲。口。來。又。問。道。爺。可。知。道。山。東。省。城。梅。大。老。爺。可。曾。動。身。否。梅。公道。是。那。個。梅。大。老。爺。那。人。道。是。山。東。濟。南。府。歷。城。縣。內。陞。吏。部。都。給。事。梅。大。老。爺。梅。白。道。這。不。是。梅。大。老。爺。麼。那。四。人。就。把。牲。口。拴。住。路。傍。樹。下。趕。一。步。向。前。轎。子。且。住。着。俺。們。有。話。稟。老。爺。當。時。轎。夫。將。轎。子。住。下。那。四。人。在。轎。子。前。跪。下。叩。稟。道。小。人。們。是。本。衙。頭。接。衙。役。叩。見。大。老。爺。梅。公道。你。們。是。吏。科。衙。門。差。役。來。迎。接。的。麼。四。人。一。齊。跪。下。道。是。梅。公道。途。中。無。事。爾。等。與。我。前。面。踏。一。僻。淨。房。子。我。有。細。話。問。你。不。可。擾。亂。

四人叩頭答應是。站起身來在樹下解了牲口。正由前行。梅公又叫住下吩咐道。爾等不可太驚。快開店之家。四人答應道。小的們曉得。方上牲口齊往前行。找尋了。下處轎夫抬了梅公。望前慢走。中伙已過。看看晌午。只見頭接的衙役。又迎着稟道。啟老爺房子已經尋下。爾等領轎夫同到房子裡去。四人領着轎夫。走到店房門首。又只見開店之人。走至梅公轎前。跪稟道。小的開店的。叩見大老爺。梅公道。起來。於是梅公下了轎。衙役領着一直引進裡面。梅公抬頭一看。只見朝中三間小廳。走進廳來。見兩旁排下金堂交椅。中間設了公座。筆硯。刑杖。籤筒。一概俱全。梅公看了一看。又往後走。轉過屏門。一看。又是二間書房。已設床帳。硃漆校椅。俱已傳當。這也不在話下。且說梅公在內安息。只見店內伏侍之人。送進洗臉水來。梅公盥了。與梅公淨了臉。又送一壺茶。少刻捧了杯。換燈燭等物。來梅公點燭。安排坐位。梅公入座。吩咐道。下次不消過豐。只喜淡泊儉省。不喜美味佳餚。爾等衙役。答應曉得。梅公飲酒之間。叫道。你四人過來。我有細話問你。但不知梅公有什麼話問他們。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梅公路逢頭設接

見者華規戒來人

詞云 一日百般事。人生不自由。怕負休浪海。愛當真閑遊。好事成器勤耕必無憂。要得身富貴。惟向苦

中求

詩曰 勤王政務懶逢迎

規戒從人莫浪名

自古男兒當節儉

自然家道有餘盈

話說梅公飲酒之間。向那四個衙役道。你等一向伺候前住的。自然曉得的。朝中政事。目下首相盧杞。禮部黃嵩。那一班不存國體的好黨。如今怎麼樣作為。你等細說來。眾人稟道。盧太師是皇上恩寵。禮部黃嵩倚太師的勢。真真是人人害怕。個個欽遵。在朝中之官。無不趨奉。今老爺榮耀進京。也須要好結交太師。而禮部黃嵩亦要留心。這這小的們謹稟大老爺。聽大老爺的上裁。梅公聽說大怒道。你等胡說亂道。我也要與他們結交。趨奉不成。我今進京。偏不奉承他們。看他們怎麼樣。若那時惱了我的性兒。只怕這一班的好黨。不能安枕。越趨越趨。站起身來。吩咐道。罷。罷。罷。你等早去睡。明日早晨伺候。眾人答應。是自安寢。次早。梅公起來梳洗已畢。只見店家送茶。獻茶已畢。即便擺下酒席。伏侍梅公。梅公道。前已吩咐爾等。勿要美味佳餚。又何為如此過費。是何意也。於是梅公用過酒飯。起身開步。只見壁上掛着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山的畫圖。不意觸了忠臣之念。卻見筆硯在

此便隨手提起筆來。在那畫邊上題了四句詩道。

詩曰 昆仲當時餓首陽

至今留得姓名香

若存叔季如今世

豈忍群奸立廟堂

梅公把筆放下。見梅白稟道。轎夫在外伺候已久。梅公稱謝了店王。上轎起身。行了數里之路。遙望前面頭接的人。役。同着閩門諸色人等。一齊上前迎接。來都在傍邊跪了。稟道。本衙門書吏。見快人等。迎接大老爺。梅公就吩咐起來。爾等在公館伺候。於是眾衙役在公館伺候。不題。且說頭接四人。與梅公行數里。進了都城。只奔公館。安頓行李。梅公然後傳書吏衙役。進來說道。衙儀注爾等照常辦事。不可移錯。書吏答應。是梅公道。我已擇定五日。後上任。即去禮部衙門掛號。明朝上朝。書吏回稟道。四處衙門。俱沒統屬。只有兵部衙門。要用紅綠紙。掛公道。一概不許用書吏。叩頭謝了出來。好不歡喜。說道。今年好運氣。興旺新官到任。就點我四人做值日的頭役。心中流值日。伺候四人叩頭謝了出來。好不歡喜。說道。今年好運氣。興旺新官到任。就點我四人做值日的頭役。心中十分歡喜。不在話下。且說梅公又傳買辦。只見外面走進八個人來。一齊跪下。稟道。小的們叩見大老爺。梅公道。買辦如此多人。只用一人買辦。餘者各自回家。為農為賈。豈不安美。何必在此衙門中吃苦當差。做什麼。眾人答應。是一齊叩謝出外。公議道。新官只用一人買辦。我們大家公議一人。還是輪流當差。仍照人公辦。眾道。還是公派一名出來。與眾公辦罷。這且不題。再講梅公。一宿晚景已過。次日五鼓上朝。來至午門。走入朝房。見各同年兄。議些閑話。不一時。鐘鼓齊鳴。聖駕臨朝。文武百官。朝奉已畢。各依班序。立于兩傍。梅公又在品級台前跪伏。口中奏道。臣山東濟南府歷城縣知事。今陞吏部都結事。梅魁見駕。願吾主萬歲萬歲。萬歲。臣朽樸庸才。蒙聖恩。不棄微賤。擢升台垣。雖粉骨難報天恩。于萬一。天子向梅魁道。梅魁。朕見卿初進之時。滿腹經綸。故念卿父在東魯十餘年。今授卿為直諫之臣。方不愧濟世之才也。梅公又稽首頓首。跪奏一番謝恩。退班。聖駕回宮。眾官多還府第。單言梅公回至公館。用過早飯。傳衙役打小轎。去見相府聽事。書吏稟道。請老爺下轎。已是相府。梅公道。怎麼在此下轎。聽事書吏不敢再稟。轎夫只得抬進柵欄。梅公在轎內觀見。那官廳內。坐着無數的官員。但是問安稟見的。又見兩傍柵欄下。馬牌前。轎馬紛紛。不計其數。梅公吩咐把轎子抬于儀門正中。方纔住轎。只見那相府儀門閉着。東南門外。坐着許多烏袍角帶的官。看見梅公的轎子。抬至儀門。歇下。便喝道。你那邊是什麼官。

敢在儀門中住轎聽事書吏執着手本搶一步行稟道這是新任吏部都給事梅老爺來謁相命的那官兒道既是新任官員為什麼轎子抬進儀門正中也不安個儀注就來見相命嗎又一官道也罷念他是外任新陞不與他較量你只把規禮加厚些方能見得俺們相命聽事書吏回稟啟老爺有相府門官索取規禮方肯與老爺傳稟梅公道規禮要多少方能得見書吏道當吏的規禮性轉吏謁見相命須得千金門包最少得百兩方可見得相命梅公便冷笑兩聲說道有這等奇事此時用手將轎廉推開向那門上的官兒點了一點頭你來我有話與你講那門官把做是交門包與他帶着笑臉走至轎前梅公道請了你與我多多拜上你家相命我是新任吏部都給事梅魁原任是山東濟南府歷城縣知縣特來謁見相命全一全儀注是這個道理你等若是容我見我就見若不容我見我就不見却又何妨為什麼要這許多規禮又要什麼門包還是奉旨的還是奉你家相命的規例我想道有兩句此話合着你家相命的飛模却不道是調和鼎鼐三公府便是那魑魅魍魎勢利家梅公吩咐將手本存下打轉轎去見二位老爺轎夫只得抬轎轎子出西柵欄往都察院衙門這也不提再言相府的門官被梅搶白了一場又見他抬起轎子竟自去了丟下手本心中大怒道這狗官這等放肆敢在此地就大模大樣取人道他既不知死活我們照他的話回稟相命看相命把他怎的門官拿了手本走進內書房見了禮部黃鸞倍着盧杞在那里閑談門官站立一傍盧杞看見便問道你手內拿的什麼帖兒門官跪稟道新任吏部都結事梅魁的手本盧杞接過來一看便問道可在外面門官稟道這官兒的話所行的事一些也不合儀注盧杞道他怎麼說門官就把不下轎不送禮丟下手本把轎抬轉去有話從頭至尾一一回稟黃鸞在傍只氣得眉眼再豎早中說道那有如此放肆這等大胆的官兒參見都沒有官禮他竟不知利害若不早早一個失儀注的罪兒故違國典必先誅此倔強的官兒以免日後唇舌也不知盧杞怎麼樣具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謁東閣險遭不測

拜都院候觸長朋

詞云

得歲月 歡悅且歡悅萬事謀成總在天何必勞苦千萬劫莫胆却放寬心金谷繁華眼底塵淮陰功業鋒頭血陶潛離畔菊黃黃范蠡湖邊盧雪雪時來頑鈍有光輝運退黃金艷色道遙且讀聖賢書到此方知趣味別粗衣淡飯是家常養得浮生一時極

詩曰 耿介多方古時多

專驅護國出淮湖

忠肝義胆梅都諫

不懼威嚴黃與盧

話說盧杞聽得黃鸞的言語便哈哈大笑望着門上人說他是個窮官那有規例把帖存下他也是無錢之故耳門上人見相命不動怒反帶着笑着那帖子只得走了出來與伙人說知大家氣惱不題單表盧杞向黃鸞道此人大才老夫久已有心收攬他些須小事可寬恕之且慢慢的收其心着他如何再作道理不言盧杞黃鸞且言梅公轎子到了都察院衙門聽事便將帖傳進內堂傳出話來請會梅公下了轎走進大堂只見馮公同着吏部陳公詹事府陸公翰林院院公俱一齊接至廳前梅公上前行下禮去馮公挽住說道年兄你好見外何必行此禮我早已知年兄來至我處故請了三位年兄在此奉陪挽住梅公一同走入內堂各行了常禮序齒分賓主坐下馮公陳公開言問道年兄久住東魯弟等刻刻思念今日年兄內陞都給可為歡慶矣我等真快樂也早晚得以領訓示矣梅公道弟與位年兄久別欲觀尊顏真難晤面今蒙聖恩擢立台垣得領教諸位年兄是乃三生之幸也馮公道年兄可曾去見相命梅公道纔在那里來的有件事不好說與列位年兄知道陳公道是怎麼樣梅公道弟與列位年兄俱是皇上中的進士做皇上的官治天下的民方纔弟在那好相府前有一班不知羞耻的同他一群的狐黨家人不分邪正都是一概而論之我去見他的時節那奸賊門上的家人要什麼規禮又要什麼門包須得千金纔得傳稟列位年兄想弟可有千金贖見與他被我搶白了一場將手本丟下即到年兄這里來稟見眾公俱一齊笑贊道真乃端方士也年兄之作為弟等敬服大家談會一番馮公道回頭轉問道酒筵可曾齊備否家人道以齊備於是馮公道年兄當面怪弟聊備一飽與年兄洗塵此三位年兄特請請來陪年兄的何必又辭是何意也眾公齊聲道我等久聞借此談心却無馮年兄之盛意也于是坐下馮公道諸位年兄同到小齋方可暢敘一齊同到書房梅公見那席上排的器皿都是金玉之類不到一時家人將酒菜擺在席上各自謙讓讓坐梅公首席其餘序齒而坐酒上三巡家人獻上菜來不多時菜畢言不盡的珍饈嘗不盡的美味梅公道年兄為何如此過豐但弟平素只暖衣飽飯足矣而年兄何其豐隆若是弟不敢當也馮公道這是在年兄羞辱弟之不恭也今日無非便酒幾勺徐危奉請光顧想列位同年必不他欲梅公道酒已勻了馮公吩咐撤去獻茶不多一時又擺上茶碟年兄請各位照席坐了陳公道梅年兄今日飲酒痛談適纔所敘年兄之榮

任不下尊夫人與年姪幾時到都否。梅公道：家眷等俱回常州。弟只帶一個老蒼頭在身邊伺候。不瞞四位年兄說，到是當日縣官也罷了。今日榮耀，乃弟之不幸也。故而家眷一概發回。馮公與党公等大驚道：年兄何出此不利之言？是何意也？梅公道：弟在外任之時，久聞奸賊成党，我今居直諫，豈容弄權之奸狡？誓必除之，而為臣當忠君也。陸公就向梅公道：你如今欲忠，豈不知這班奸賊俱是皇上恩寵的？你一時未必能除，不若耐着性兒，待這班奸賊恩榮稍減，那時我等同念這一班賊子，必誅無疑。豈不是兩全其美？梅公道：年兄所言雖是，但弟行居坐卧之中，沒一刻不想，怎能忍耐？待後慢慢與年兄同主莫天之功，以報聖恩，豈不知我心中必要將朝政清理，焉能遲緩？但諸位年兄，不是要身家性命而已。我除此奸賊，以免官民之害，倘或遭奸賊之手，難逃市曹之患。以盡為臣之道。那時可念同胞，照拂我梅氏門中之後，為弟在九泉銘感矣。目下聞知廣東潮州府黃土鎮賊兵作亂，屢屢搶劫庫錢糧，以及過路經商之人，列位年兄，只可是慮賊之過，他若不去黃土鎮總兵，怎得有此等猖狂？又聽得邊關喧嘩，屢屢興兵，犯境搶劫大米，此亦是慮賊之過。他一本免了口外，先帝賑濟的大米，況胡人以大米為珍寶，一般這一免，又不加重兵鎮壓，自必有放鎗之形。此二次依弟愚見，先斬了盧杞黃嵩這一班奸賊，然後復了黃土鎮的總兵，着他招安舊日的營兵，閑外原與胡人賑濟，自然兩下不動干戈，而立見太平矣。馮公與党公道：年兄所論取高，但皇上不以心腹相待，常把忠言當惡言，你我的本章，聖上一見，必與盧賊同看。恩寵如此，怎能奈何他？恐皮為不美，故此無人多事，只好聽天子施為，不可強違上意。梅公聽得強違上意的這句話，便把臉一變，站起身來說道：好好一個不能強違上意，怪道年兄們身列伯僚之上，無非是個膠漆容奸而已。無怪弟只守一邑，以致今日乃得陞遷，皆是不能迎合上意，故而年兄正合着兩句古言：笑道：由他笑也。我官自好為之。梅公于是走出席來，上前一躬道：承列位年兄指迷，弟告辭了。眾公見梅公要走，留不住，只得送了出來。梅公含笑道：好一個不能強為上意，送出大堂，向上一躬道：不敢勞列位大人遠送，儀註有碍，四位俱得佳脚，打一躬道：遵命了。四人回轉書房。陸公道：以後不可勸梅年兄了。方才他有氣，若再勸，必受他的呼叱。党公道：梅公是忠，心耿耿，你我不諫，再有何人以諫之？自古道：識心者可以同居，於是又重抹了杯，快入席飲酒。談敘這且不言，單講梅公出了都察院的衙門，上轎回到公館，梅白接進見梅公，一臉怒氣，又不敢問，斟了一杯茶，送在

梅公面前道：老爺請茶。梅公將茶接過來，將項下鬚鬚，拉着自言自語道：我既出任，與皇上必不負聖天子職分之深恩。好叫我在九泉見先皇于地下矣。我梅魁真就是一門滅絕也。死有餘光，不辱職守，替祖先增一個美名。梅白站立多時，方纔問道：老爺今日拜盧相爺，可曾與老爺會否？梅公道：會與不會，也不提他。那相府的惡僕，要規禮門，包方纔傳稟，你想我那有千金之費？此時把個門官叫過來，說了他一遍，將手本丟下，就到馮察院衙門裡，不想他約了三四同年，備了酒席，諸事也罷了。只是說言語，不是忠臣正士之談。梅白又問道：老爺明日又要拜閣城文武各位老爺，梅公道：待上任之後，拜主僕二人閒談，不覺日落西沉。梅白點起燈來，梅公吩咐道：我今日不用晚飯，你自己用罷。梅白答應曉得，即送進茶來。梅公用過安寢不題。次日早起，用過早飯，出門拜客，不覺又是第五日。上任日期，標了經帝告示，有書吏人等迎接。梅公到任，諸色人等叩見。梅公退入私衙。次日梅公朝罷回衙，傳書吏伺候。今日要拜閣城文武官員，衙後備辦執事。梅公即刻拜答回衙署。到了次日，那些各官回拜，忙了數日，方才沒事。忽一日，馮公在衙署閑坐，不一時，党公與陳公齊公陸公隨後又來見過了禮，同入書房，敘些朝政。看者日落西沉，明月東昇，家人們擺開桌席，設了坐位。梅公謙遜了一會，敘入坐位。家人捧上酒，隨眾公又些詩賦文章，各人十分歡喜。正飲之間，忽見陳公向着梅公道：年兄可知，後日是盧杞六十歲，今日聖上差了內臣去祝壽，又賜他多少禮物，我等可去走走麼？梅公道：自然要去。第一要看只個奸賊，只是在那里會齊同去。陳公道：齊到有守候之苦，不免在相府會齊。眾公道：如此甚好。又飲了一會酒，方纔散了。各歸府衙不題。次日五鼓朝罷，差事第三日仍復上朝。聖天子旨下道：如此甚好。各官免朝。卿等俱在相府拜壽。那些文武官員，王侯國戚，轎馬紛紛擁擠不開，言不盡希奇珍寶，看不完海味山珍，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這盧杞坐在後堂，命禮部黃嵩在前廳陪客，不言各官用匙。單言陳馮二公，虎公說道：梅年兄，此刻該來為何不還見？到正言之間，只見門官手拿一個禮單，向黃嵩稟道：有新任梅吏科送禮。在外要見相爺拜壽。黃嵩把禮單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着壽麩千絲，壽燭雙輝，下面寫着官銜。黃嵩看過禮單，與那手本，不知是怎麼樣回稟盧杞，而梅公的禍福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詞云 萬事皆從天定。人生各自安排。善惡到頭有興衰。泰運須當等待。草木雖枯有本。將春自有時來。一朝轉運。瑤池得清閑。自有安分守己。最樂逆好。及自招災。為我心忠。是痴呆。作事豈知自害。

詩曰 孤羣狗党結同心。聖命尚且禮優尊。百僚齊赴建東閣。權貴當時重二人。

話說黃嵩着吏科的禮單大怒道。禮在那裏。門官稟道。在外面。黃嵩吩咐抬進來。門官答應是。走出來叫把梅吏科的禮物抬進去。不一時將盒子捧至黃嵩面前。見有三四劬麩。三四劬紅燭。便假作笑向着在廳的諸位大臣說道。列位先看一看。梅年翁的這一分豐盛厚禮。列位先生如何辦得起這樣的重禮。大家忍笑不言。陳公向着黃嵩說道。黃大人。梅年兄實在淡泊。這個禮果然看不上眼。便使梅年兄還覺吃力。黃嵩拉着禮單說道。捧禮的人人傳喚梅吏科送禮的人在那裏。只見一人答應道。即時帶至黃嵩面前。黃嵩問道。你就是梅吏科送禮的人麼。但此禮貴重。必須帶你回稟相爺一聲。隨我進來。那送禮的人只得捧着只兩色禮物。隨着黃嵩一直走進內堂。見相爺走過正廳。只見兩廊珠燈耀眼。看不盡古玩玉器。觀不盡的慶壽屏軸。重重疊疊。不計其數。滿堂盡是猩狸毡鋪地。走過廊房。又至後廳。見那上面的壽屏奇巧。燈燭輝煌。異香撲鼻。只見相爺端坐在那蟠龍椅上。頭上戴的是軟翅太師巾。身上穿的是太紅蟒袍。腰間束的藍田玉帶。脚下蹬的粉底朝靴。兩足踏的金毛獅子。繫着孔雀翎子。內籠着香黃綾子。華蓋罩着。盧相爺兩傍站着堂官。其是威嚴。黃嵩回頭叫捧禮的人在外面伺候。黃嵩走進內堂稟道。今有梅吏科送禮在此。黃嵩還未完。只見盧相說道。老夫生辰。勞你陪接朝臣。又拉着項下鬚笑道。你手中拿的。莫不是禮單。此項小事。又何須知稟老夫。凡事我兒作主。當收則收。不當收。面壁黃嵩說道。蒙恩又抬舉着兒。待朝臣敢不遵道。其餘各官送禮。當收則收。不當收的。即當壁謝。為兒的進來稟恩。爺愛論未曾申完。今有梅吏科送禮呈上。真正與眾不同。請恩爺過目。那奸賊着過禮單。笑說道。我兒。這個官是個窮官。俗語說得好。人情不在厚薄。看老父的情面。不要與他較量。照他的單子。全收了罷。好生接進官廳待。你不知。此人有人奈。若是他肯順我。何愁大事不成。黃嵩見相爺着了禮單。一點氣也沒有。到說了幾多好話。黃嵩只得答應走了出來。吩咐道。老爹禮單全收。那門官應道。是。把禮物收下了。見只黃嵩吩咐出來。請梅老爺至西廳。用麩茶。嘻嘻的迎着梅公。說道。恩爺深知老先生的高雅。梅公道。蒙過讚。請問大人貴庚。黃嵩道。弟今年五

十四歲。梅公道。太師今年登花甲。只長年兄六歲。何以就有父子之稱。只是如今世上。不以分而為重。只以勢利為先。不顧綱常倫理。這一些話。說得黃嵩含羞忍恥。地下有洞也鑽了進去的。說話之間。以進了西廳。只見眾朝臣與各年兄俱在上面。梅公走至中間。見過了禮。一齊說道。梅老先生為何來遲。該多飲幾杯酒。纔是梅公也謙遜了一會。各序次而坐。眾朝臣說道。梅老先生。真是享遐之極。梅公道。凡遇生辰。滿月。學生最不肯少飲。若是死人收殮。連一杯也不能飲。眾公見他說不住口。望着黃嵩。臉上紅一塊白一塊。自古道。老羞便成怒。黃嵩說道。傳我的言出去。吩咐門上的官兒。凡一應送禮拜壽的一概收禮不會。家人答應才走。黃嵩又叫轉來說道。凡送禮的拜壽的一概回絕。他把號簿收了。隨他就是王侯國戚。俱不能會的好。不識抬舉。梅公聽聞此言。便站起來。就說用手指定叫道。我把他這個幫租的匹夫。你把我梅白高當做什麼樣的人。這等放肆。你這個匹夫。可知我的意思麼。俺怎肯與你這一班孤羣狗党的禽獸為伍。不過看聖上的金面。到一到。全其上面。你方纔呼喚家人。羞辱我。千奸賊。萬奸賊。匹夫長。匹夫短。罵不住口。又見黃嵩氣得推在椅上。陳公只是替梅公道。這年兄今日醉了。送年兄出相府。上轎回署。不意且言陳公回轉入席。仍代梅公担着許多心事。且說眾朝臣也有議論。也有勸諭的紛紛不一。見黃嵩怒而不言。大家只得告辭散去。黃嵩帶了眾朝臣。上轎回署。自己又羞又惱。只氣得暴跳如雷。便說道。反了。反了。有這等事。大胆的狗官。藐視功令。不遵功法。一直走進內府。盧杞正坐與那舞子女們歡飲取樂。忽聽得黃嵩的聲音。叫嚷進來。盧杞一見問道。我兒因何事。如此形狀。黃嵩稟道。恩爺在上。孩兒告稟。就將梅公問他的年紀。又怎麼樣吃酒。又說許多不利之言。毀罵恩爺。從頭至尾。細細告稟一番。盧杞聽不見。便罷。聽了之時。鬍鬚亂炸。臉上通紅。道。吃酒。又有這等事。這畜生把老父做個善心之人。十分毀罵。老父我原見他有些才幹。故而未曾加害于他。好一个不知死活的畜生。只叫他試試老父的手段。正是人無善處。虎有傷人心。我兒不要氣他。自有老父作主。你且坐下來。歡飲一杯。稍釋悶懷。何必作此態度。黃嵩聞言。只得告坐入席。連飲數杯。忍向着說道。依孩兒愚見。這個匹夫。須要放在叛党内。使他鐵口戮法。可也沒有什麼審問。豈不一丁就斷

那畜生的狗命了。盧杞點了點頭道：「就是這處治這個畜生罷。」彼此二人席間商議已定，暗害梅公不題。一宿晚景已過，次日五鼓，內監傳旨各官朝賀。文武聽旨，退散不題。單說盧杞回轉相府，早飯已畢，忽見門官稟道：「皇上着內監在外面要見相爺。」盧杞迎至廳前，見那內監笑道：「皇上詔老相國在長樂殿下棋，速去。」盧杞道：「請公公先行，前走一步。」在後門會齊內監道：「也罷。」咱家在後門等候，走出相府，上馬先行去了。盧杞走入內書房，寫了一聯簡帖，藏于袍袖之中。即便上轎，至後宰門下轎，同內監至長樂殿見駕。皇上開口，朕今日無事，偶而想起，着棋。故詔先生耳。內監取過棋來，盧杞謝過，方纔在錦墩之下坐下。獻上龍鳳香茶。君臣下棋，盧杞故意輸兩盤。天子說道：「今日先生下棋，為何恍惚，是何故也？」盧杞俯伏奏道：「臣因憂國憂民，心不能靜，變臣不敢隱瞞，伏望我皇上恕臣之罪。」臣還有短表上奏，龍顏伏望我主裁之。臣昨日接得邊關密報，內云：我朝官員私通吐蕃，臣不訪的，不敢妄奏。臣一面行文與各地方官訪確，一面差臣心腹探聽，誰知有一奇異之書，連聖上左右亦有這班叛党羽，真正在私自酌量。偷音召臣，臣即刻赴闕，應詔實有國事在心，心不在棋上。故此連輸兩局，臣之罪也。天子聞奏，大驚道：「先生乃國家之棟梁也，爾既知釋奸，何不奏與朕知，把這等奸賊斬首市曹，而先生反自容隱耶？」盧杞又奏道：「臣已知見，誠恐諸臣不服，又生他變，故臣不敢面奏。今我主欲知此人，臣不敢再為隱諱，只見盧杞在袍袖內取出寫的東帖，遞于內臣，內臣接過，獻上天子。皇上揭開一看，心中大怒，要知寫的什麼言語，梅公禍福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奸臣暗施巧計

忠良反受行刑

詞云：我愛春意好，山嘴吐晴烟。牆頭帶女黃鸝，罵杏花惹得遊蜂惱。海棠憔悴牡丹愁，只恐韶華容易老。我愛夏日長，玉碾棋聲碎，羅紗扇扇涼。南風賣奇貨，滿路是荷香。蟬在綠陰深處噪，也應回首顧螿螂。我愛秋色明，鶯菊憶陶潛，狂瀉噴蘇武。黃葉落空塔，隨風亂飄舞。雙雙紫燕數歸期，舊巢留在明年。我愛冬日間，烹茶融雪水，曳杖看山水。成婦征衣曲，將軍夜渡關。若遇漁翁堪入畫，一簑披得凍雲還。

詩曰

丹心貫日老梅公

耿介天生傲晚風

雅正從來難與並

空將俠氣委奸雄

話說盧杞將東帖遞與內監，獻與皇上。皇上一見大怒道：「把這厮當作正直之臣，纔委以台諫之任，不意與吐蕃通同叛逆，有負朕意。若非先生調和鼎鼐之才，朕怎知道群小之奸。」傳旨把這厮押赴市曹處決，以謝先生体訪之功也。盧杞急急奏道：「不可傳旨，聖上明早臨朝，就說見邊關軍務緊急，命吏部尚書陳日陞領兵出征，都察院馮樂天奏讚軍禮，諭旨一下，此人必有本，但當上意，我主可即着殿前武士推出市曹斬首，只說擅阻軍機，惑亂兵眾，豈不知名正理順之罪也。」皇上大悅道：「先生平身，卿乃國家棟梁之賢臣，而又不顯這厮之叛名，免了他一刀頭之苦，不枉朕拜先生為首相，真乃朕之股肱心腹也。」盧杞謝恩，又下了兩盤棋，方纔辭駕回轉相府，不題。却說次日五鼓，內監傳旨朝賀已畢，皇上問道：「文武官可齊在殿頭？」官奏道：「俱齊。」朕昨日聞得邊關急報，胡人猖狂，邊關失守，今命吏部尚書陳日陞領兵勦胡虜，都察院馮樂天奏讚軍機，二卿相度便宜行事，即日興兵，不可遲緩。馮陳二人俯伏金階，唬得冷汗直流，魂不附體，只聽得文班中一人大叫道：「不可，臣有本章，昌奏不用興師動眾，自然胡虜永無犯邊之慮。」言未了，越眾出班，在金階跪倒奏道：「臣吏部都結事梅魁見駕，今有短表，昌奏龍顏自古道：文能安邦，武可定國。文臣焉能做武事，今邊關報胡虜叛亂，非哇哇之本意，皆因聖上寵信權奸，廢了先帝恩賜之糧，而胡人以我國米谷，敬為珍寶，聖上乃聽奸臣止賑，故有動止之勞，且動用軍需，需錢糧較恩賑萬倍矣。依臣愚見，仍擾胡人所販米糧，尊先帝每歲樂善施米之規例，再將奸臣盧杞奸賊黃嵩這一班斬首，胡人聞知復賑除奸，不動軍旅，而胡人必復立見太平。」皇上准臣之本，國家自必興盛矣。天子見奏，龍顏大怒道：「聖人云為君難，為臣不易，宗不能忠心于國，反言首相權黨，先帝設立搞米之條，原為無忠臣之故。今首相有棟梁之材，朕豈受胡人之欺，人言爾有私通胡人為內應者，果是謬語。」着殿前武士刺去匹夫冠帶，押赴市曹斬首。以後來之人為警戒，金瓜武士就把梅公袍帶刺去，綁縛了。梅公大笑道：「聖上呵，小臣今日盡忠于國，魂入九泉，得見先帝之面，必哭訴于先帝之前，好道奸賊魂到陰司，對一對誰忠誰奸。今奸賊雖聖上勝騰，豈能欺天地鬼神乎？武士們一齊擁出，梅公又高叫道：「小臣去也，只是往稷江山，乃先帝所拚的基業，不可視為兒戲。一旦送與他人，這是難臣真言耳。」回道：「又着陳馮二人道：『兄弟，小弟再不能相面了。』又望着班中，叫盧杞黃嵩這二個奸賊，候往陰司對案。」皇上大怒道：「武士們作速押赴市曹，斬首繳旨。」天子又問陳馮二人：「卿可平身，出朝去整頓軍務，為何俯」

伏不起莫非還有事奏否。二人在金塔哭奏道。臣幼讀詩書。未習韜畧。不諳兵機。若領聖命。恐誤國家大事。那時豈不是有辱君命。臣二人死罪。皇上道你二人素有功勞。若是往日沒有功勞。于國家此刻必正刑典。且姑寬免死。削職為民。回籍。二人在金塔辭謝了聖恩。納還官誥。辭駕出朝。不題。天子又向盧杞問道。先生保舉何人能退胡虜。盧杞道。兵部左侍郎袁輔臣。頗有將相之才。天子准奏。着兵部領兵往邊關協同鎮守。這且不題。單言刑部司官領着行刑的劊子手。往午朝門外。嘆嘆道。梅年兄。繳旨。聖天子回宮。各官俱散。陳馮二公出朝。至午朝門外。為你我的事。把性命付與東流。你我應該前去祭奠。纔是正說之問。只見那行刑的司官。便問道。方纔梅大人斬於何處。那司官答應道。在西郊天地壇。號令。二人又問道。可有人在那里收殮否。司官回道。只有一個老蒼頭。在那里料理說畢。司官自去了。陳馮二公道。梅年兄。此地沒人。我等須替他尋一僻靜之處。寄放他的棺柩。以全交友之道也。馮公道。依弟的愚見。非相國寺不可。陳公道。正合吾意。你我同到相國寺。與僧人說好。方可寄放。官柩。不一時。至相國寺。見僧人敘談閑話。然後將梅公之事。細說一番。僧人聞聽。允二公大喜。要着家人向西郊我尋梅府的家。人。這還未了。只見一個老蒼頭。哭哭啼啼。走將進來。陳馮二公一見。便問。你可是梅公的一家人。老蒼頭答應道。正是。陳公將梅白叫至面前。說道。管家。你來得正好。我正要着米人尋你。不知你老爺收殮否。梅白道。小人已把主人收殮了。只是沒寄柩之所。偶而想起相國寺可停。特此而來。陳馮二公道。我們也是為此而已。我們曾與僧人言明。你速去把你老爺的靈柩。請入寺內。待你公子日後好來搬柩。迎入祖坟內。梅白應道。多蒙老爺厚愛。小人也是這個主意。二公道。你即速就去。不可遲緩。因我二人有聖命在身。即刻就要起程。也不能祭奠。你可安頓。速速就回常州。報與夫人公子知道。不可久留于此。要緊。梅白道。小人曉得。於是陳馮二公告辭了和尚。出了寺門。回轉衙門。收拾行李。各回原籍。不題。單言梅白寄放了梅公的靈柩。照路轉回常州。不意年老之人。見主公慘忙。心內悲傷過度。自出了都門。獨自孤行。夜宿于中途飯店之內。可伶。跋涉受苦。不幸一疾而亡。以後沒有梅白的交代。撥轉書詞。單言盧杞回相府。心中想道。梅魁這廝。雖正典刑。奈他還有家眷。住常州。自古道。斬草若不除根。恐復發。隨即吩咐後堂。官着錦衣衛的官兒。叫他發一角文書。四個校衣。前往常州。捉拿梅魁家眷。不可有違。衛官答應出來。吩咐錦衣衛的官兒。怎敢不依。從星夜寫了文書。差了四個校尉。星夜飛奔常州。捉

拿梅魁的家眷。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那日到了府縣。官員出城迎接。聖旨。迎接入署中內堂。校尉對府尹說道。這是機密重事。喝退了左右。方可看得。府尹聽說。喝退了外役。只有家丁伺候。這知府姓陳名河。字文伯。為官却也是清正。他折開了文書。從頭至尾一看。大驚失色。道。大人原來究治梅吏科之事。只是卑職還有一句話說。大人要拿梅吏科之子。他乃是浙江第一個名流。此刻若同大人前往捉拿。恐梅壁不在家中。豈不是勞而無功。依卑職的愚見。不若明日五鼓。傳齊人役。協同眾等。奔至梅府。豈不是一網打絕了。校尉道。既是貴府吩咐。弟怎敢不依。欽差與知府談心。却不料有隨知府的一個家人。姓陳名流。因他平日口內有些收不住話。故此合衙的人。知道個人。是一張水嘴的名字。他站立傍邊。見校尉同本官商議。到明日五鼓。拿人之事。聽在中心。他身上有幾個疥瘡。又吃了幾杯酒。渾身都癢起來了。便走出側門。向官門道。我要去洗澡。你與我把門開了。管門的道。陳哥。一切之事。不可在外面多嘴。陳水嘴道。我曉得。不要你吩咐。便走出側門。來到大堂上面。撞着一個皂隸。此人姓屠名申。便向陳水嘴道。大叔。你如今出來。有什麼公事。陳水嘴道。沒有什麼公事。是身上疥癢。要往混堂洗澡。去屠申道。此時尚早。混堂未開。何不到酒店之中。畧飲三杯水。水嘴道。如此多謝了。二人同入酒館。敘了些閑話。屠申道。今日京中到的欽差。不知是做什麼事的水嘴道。你吃酒。莫管他。屠申道。這半個月。是小人值日。恐有大事。曉得好着幾個伙計。在衙門伺候。水嘴道。足見你做事得當。凡事請練。又周全也。罷。這件事要緊的。對你說了。是你千萬不要對外人講。至緊至緊。屠申道。大叔。與小人說了。怎敢泄漏。公務大事。陳水嘴道。今日來的欽差。是要拿這梅魁的家私。本官約至五鼓。梅府中拿人。你可多着幾個人。幫差在外面伺候。不可慢事。屠申道。梅公陞任進京。不知是為的什麼事。就有只個凶信。水嘴道。只因觸了盧相爺。將他斬在西郊外天地壇。號令。棺柩寄在相國寺。今又差人來拿他的家眷人等。以正國典。屠申聽說。唬得一驚。心中叫苦。却不好十分叫苦。只得反笑說。蒙大叔指教。若不他先說了個信。險些誤了大事。我今晚傳齊伙伴。在衙門中伺候。陳水嘴吃了一會酒。就起身說道。這事不可洩漏。千萬要緊。本官是奉罰的事。屠申道。小人曉得。陳水嘴道。多謝你。要去洗澡。于是二人出了酒館。不題。單言這屠申。着急慌忙。飛奔梅府。報信與夫人公子得知。不知屠申是怎麼報信。且看下回分解。

詞云 天豈許人短偏偏團作欺滿朝盡是小人私方知一痕半點不差池淺眼何嘗悵好心斷不思為人還忍耐便宜直臨崖勒馬方悔遲

話說屠申飛奔梅府報信好着夫人公子連夜逃去之意列位你道屠申送信梅府卻有個緣故他乃是山東濟南府人氏只因他在家聞毆一拳打死了人他自行投到抵罪梅公見他正直不怕生死故此活了他的死罪收在身邊又恐他生事故此又寫了一封荐書將他荐到常州府承充差役一來他也有個拘管二來又替自己照應房廊屋宇他波心聽得有這一件事怎麼不着急况他又是一個直性漢子豈不知當日受過活命之恩他怎麼不報答於是跑到梅府見的人拱了一拱手道列位請了公子可在家麼門上答應道公子與夫人在中堂說話屠申也顧不得回話一直走進後堂見公子與夫人說話他就慌忙跪下去說道小人屠申見夫人公子有要緊話說夫人公子道你起來有甚麼要緊的話說屠申道夫人不好了你老爺在京沒有書信回來還不知消息麼老爺被奸賊盧杞陷害了已正典刑歸天久矣公子聽說大驚哭道你怎麼得知此信屠申道今日有欽差校尉來到本官留住私衙小的與衙內一個大奴相好其人姓陳適在酒店說道老爺在西郊外天地壇斬首那奸賊盧相又要斬草除根差了校尉在此捉拿家眷幸喜本官府太爺將他留住校尉在私衙內言道公子是浙江第一才子恐日裡不在家中約定明日五鼓捉拿全家小的受了老爺活命之恩一聽此言飛奔前來報信與夫人公子知道快些逃走遠走他方尋一個去處安身方為上計待公子日後成名可報此仇若再遲緩恐遭毒手那時豈不冤沈海底難報深仇夫人公子聽說一齊跪下大哭道恩人請上待愚母子拜上此事若非恩人送信與我母子豈不被奸賊害絕了那時梅門之冤無人報矣屠申又拜伏于地哭訴道小人蒙太老爺天高地厚之恩實難報答若夫人公子在此禮拜豈不折殺了小人於是夫人公子站起身來道今此恩德生死不忘屠申道夫人公子不必傷悲及早想一個存身之所好躲過了目下大難不宜哭啼恐外人知道走漏風聲就不好了小人也不能久在此地若夫人有了安身之所好躲過了目下大難不宜哭啼恐外人知道走漏風聲就不好了小人也使不若投奔他的任所暫且安身回着公子說道我與你分爲兩處你可往儀徵縣奔你的岳父任所亦可安身一見你岳父就把家中顛沛流離的事情細細稟知你岳父他必念你是他的女婿自然要照應于你你就可藏

形斂迹發憤攻書待有大日之光不失忠良之後待盧杞勢運一退再與你父母報仇屠申道這論極是請即速收拾出城各逃生路夫人公子不敢啼哭只得含着珠淚吩咐家人道我家遭此不幸你等願同我去的快即速收拾一同逃難如不願隨我去的趁此今晚夜靜也各逃生路去罷家人一齊哭道小人們伏侍夫人公子並沒呼叱之聲怎忍一旦拋離屠申道你們也不要啼哭此刻也不是啼哭的時候逃生要緊夫人道正是就與公子收入了一個小小的行李裝了些細軟的物件又叫了一個自幼伴讀書的書童名喚喜童你過來聽我吩咐我見你自幼有些見識久已要招舉你就是平日也沒有把你當下人看今着你與公子收入往儀徵縣投奔候老爺的任所你二人一路莫分主僕只以兄弟相稱待有日公子發達之時少不得報你同患難之恩喜童哭道說那裏話來小人蒙夫人公子教養之恩敢不盡忠以代犬馬之勞夫人向公子說道兒你自幼未離我身邊今日這大難臨身我兒一路須要小心自己保重我梅門氏中只有一點骨血倘有差遲就絕了梅公後裔這怎麼了得於是母子掩聲大哭一場自言道世上萬般愁苦事無非死別與生靈公子拜別了夫人說道母親此去一路須要小心慎重切莫思慮悲哀自傷身體公子言畢喜童背了行李不敢從大門走出只得走後門小路卷子出城顧了船隻投奔于義徽去矣這且不言再說夫人回房收入較細物件打成包袱先着了一個老管家名叫梅若往河下顧了船隻只不言梅若顧船夫人言道我等黃昏到出城上船屠申見諸事定當方纔別了夫人復往衙門聽事不言再言梅府家人一個個候到夜靜各自逃命夫人見如此光景不覺恹恹吊下淚來想當日是何等榮耀今日如此悲苦長嘆了一聲又不敢高聲啼哭只得含忍又見天色已晚夫人拜辭了家堂祖先便從後門走出帶了幾個隨身的頭年長的老蒼頭行出城外來至河邊梅若接扶迎入船中即刻開船往山東而去正是 劈破玉籠飛彩鳳 掙開金鎖走蛟龍 且不言夫人行程再言梅府家人把大門關好了走後門搬抬物件大家遠走他鄉只刺得一所空房屋一宿已過次日五鼓知府傳衙役請欽差請了聖命來到梅府只見大門緊閉知府吩咐敲門衆人上前敲門敲了一回並無人答應只得回稟知府裡面無人答應那欽差聽說焦燥道既沒有人答應俺奉聖旨捉拿欽犯官他不開傳頭後與我將大門打破着他開也不開衆人役一齊將門打破進內裡面並無人影回稟知府知府一聞此言唬得失色那邊欽差大怒道貴府不必進內宣讀聖詔捉

拿欽犯。你看着大門做什麼。知府心中發毛。臉上失色。便向欽差說道。此事其中有變。那欽差道。有變無變。進去再講。知府只得差役在前。都到梅府正廳。排列兩傍。知府同欽差進中間坐下。叫屠申。你到屏後去看。一看這寔裡面無人。是什麼緣故。再看梅夫人與梅璧在那里。連看來屠申答應。走至後面。見重重門戶。一概都是開的。自己心中想道。若是昨日沒有這個機會。今日難免繩索綁之苦。回身來到大廳。稟道。大人在上。小的進內。見重重門戶都開。內面並沒有人影。知府聽說。唬得一驚。推在椅上。好一個人影全無。也罷。下官同貴府且到後面。看。並無踪跡。大門緊閉。想是往後門去的。於是知府同欽差走入後面。一層層看來。果然一無人影。吩咐關鎖了後門。欽差復至大廳坐下。知府道。大人這等事。問四隣。可出根由來。欽差道。下官不知確是。聽貴府號令。於是知府傳差。叫地方把四隣傳知。不一時。地方四隣俱到。走上廳前。稟道。小的。是本方鄉保。四隣不見大老爺。知府問道。你門就是梅府四隣。鄉保答應。小的們。正是本府問你。只梅府中。全家人口。怎麼一個也不見。是往那裡去了。四隣稟道。大人在上。小的們。怎麼曉得梅府去處。知府道。不是問你們去處。你們可知他家幾時。沒有人出入。有一個說道。只怕有半月沒人出入。知府便向欽差說道。大人這就。可曾聽見這四隣話。非怪卑職。乃大人未來之時。他半個月前。就逃往遠方去了。還望大人。金言回旨。俾卑職。只好各出捕文。行到各府州縣。緝獲正犯。再發封條。封鎖宅第。便了。那欽差。官校。帶着。冷笑道。貴府這一句話。到也說得。起。清。我想。四隣的話。必是貴府吩咐的。着他們。在我面前。瞞。無非是。掩。耳目之意。梅璧乃欽犯之子。他走與不走。不敢奏貴府的罪名。只是昨日。下官一到之時。你就。有多少的。閑話。說他是。個甚麼名字。恐他不在家中。要。到今日。方可拿人。及至衙役。卻是一個空宅。據四隣說。半月之前。就無人出入。弟同貴府進門之時。見那些。光景。似有人在裡面。及衙役稟說。後面無人。同貴府。再至後面。層層看來。見那些。真橋。並無半點。灰塵。窗門。格扇。並沒。傷壞。這。上還有。益水菜蔬。請。問。貴府。此情。現。漏。原。何。不。是。放。走的。只是。下官。也。不。好。十分。違。拘。但。回。復。太。師。少。不。得。把。貴府的美意。回稟。太師。見得。貴府。有。鄰。才。惜。愛。之。慈。故。將。梅。璧。的。家。眷。放。了。逃。走。沒。迹。知。府。大。驚。面。如。土。色。不。知。這知府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假欽差唬詐才實

陳知府受驚嚇任

詞云 辦理府務。假冒到來。思想奸計。百出。捉拿滿門。形災。那知漏音。潛逃。反惹傷財。受害。莫道無有報應。眼見受驚損財。

詩曰 官將拘拿糾四隣。街坊公論受深恩。明知有碍皇王法。因念孤臣不忍呈。

話說欽差向知府說道。貴府確是憐才愛士。故而放走梅璧。知府道。怎麼說是卑職放走。校尉道。緣何不是你放走。嗎。昨日為什麼不要我拿人。連夜放走。故意叫四隣來問。一問。就與你無過失了。豈不是你憐才愛士。嗎。知府道。請大人回署。再作商議。于是發放了四隣。着衙役喚木匠。把大門修好。將裡面一切嫁貨等件。着書役開了。單子。方才標上封條。吩咐地方。好生看守。知府同欽差出了梅府。看過前後門戶。俱封好了。方纔上轎。回轉衙門。留住欽差。送上黃金百兩。再三懇商。欽差方允商議。寫起文書。上面無非把文書未到之先。梅府合家。已經逃走了的意思。不言欽差回京。繳盧賊的假旨。單言。知府送出欽差之後。心中大怒。道。怎麼這件事。是什麼人。走漏了消息。梅璧逃走。本府若訪出來。必要立斃。當下陳水嘴。在傍聽見。把舌頭一伸。方纔打將說出來。幸喜得還未說出。若是說出。屠申老爺。即刻傳進一頓板子。打他。不死。也有半命。他若說我與他講的。那時連我也不能脫身。雖不致死。也有九分悔氣。從今以後。再也不敢多咀了。且說這個屠申。也是個孤身。沒有家眷。雖然放走了梅府母子。二人。見本官送了欽差許多金銀。自己一想。此事不好。萬一水嘴無意吐出一句話。來說我知風。本官怎肯干休。那時只恐性命難保。我原是山東人。蒙梅老爺施恩活罪。存在此處。當做門戶。目今梅夫人已奔山東。不若去了門戶。投節度使的衙門。可以躲過。久後之累。算計已定。收拾了行李。竟往山東。投奔軍門的任所。不題。後有交代。再言梅公子與喜童在船上。非止一日。那里敢出頭露面。那日船至儀徵。船家說道。相公請上岸去罷。公子推開格子。看那外面。異鄉風景。便向船家說道。我們是沒出過門的。煩你替我們找尋一個飯店。相公請上加倍謝船家道。原來相公沒有出過門的。等我定了船。與你去尋船家上岸。尋了一個飯店。回船家說道。相公請我一飯。店相公請上岸罷。於是公子與喜童收好了行李。船家倍了一同上岸。來到飯店。與店家見禮。過走進店內。見是三間房子。船家安放行李。說道。相公這個下處。可中意否。公子說罷了。但不知房金幾何。船家道。這開店的主人。姓劉。為人正直。不會欺客。照列連飯錢。每客一錢一天。梅公子道。我必可一。二天耳。又吩咐喜童。拿了船錢。另外

加了二星酒錢。遞與船家。船家謝過不題。再言梅公子向着店主問道。此地縣官可是姓侯嗎。店主道。正是。公子又問道。他在這裏做官。形止如何。店主道。相公你與縣主還是親戚。還是朋友。公子心中想道。我若是說親戚。未免不肯說實話。主意已定。便回答道。我是鄉親。今日從此經過。得其所便。欲去會他一會。不知可會得否。店主搖頭說道。既是同鄉。怪小人多咀。依我說。不若不去的好。若要。恐惹煩惱。公子道。這卻為何。店主道。侯老爺到任以來。愛的是財寶。惱的是朋友。他要人的金銀千萬。莫計有什麼訟事出來。正是有了錢者得生。無錢者得死。一些理性都沒有的。他到任之後。他有一個嫡親的姪兒。在我店中居住。卻也貧寒。我聽他說是縣主的姪兒。到我小店。住了一夜。次日背了行李。投往縣中。尋着聽事吏。投了手本。隨即傳了後堂。不多一時。裡面傳了出來。說老爺沒有這個姪兒。念他無知。免責去罷。那相公聽了。傳出此語。登然暴燥如雷。說道。豈有此理。那有這等事情。嫡親叔侄。尚且不認。只得忿氣收拾歸家去了。看他姪兒尚且如此。況的細細說道。從頭至尾。等至下晚。並不見回。他那相公見他不認。隨後自己又走到側門。把三代的例。向管側門。你是同鄉之人。梅公子設那有這等事。於是半信半疑。喜童在傍聽得。點點頭暗想。于是店主方收拾晚飯。安放桌椅。公子與喜童用過晚飯。店主收拾碗盞。又送過了一壺細茶。葉香茗。與梅公子喜童吃了。梅公子道。賢弟。店主人家。這番言語。無非是虛架之詞。我岳父那有這等狼心。一個姪兒不認。但沒有此理也。喜童道。兄長。任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如今時勢。做官大概只以勢理為先。不以禮論為重。公子道。賢弟。說竟不去見他罷。喜童道。兄長。不是去見他的話。見是要見的。但為今之計。不若想他一個主意。公子道。賢弟。有何主意。喜童道。此事是難料。據方纔店主說。侯老爺如此刻薄。不念親情。若是全信。卻未的確。若要直去與他相會。倘或他把臉一變。就說你是欽犯之子。把你解往京中。那時有口也難分別。豈不絕了梅門之後。若依小人的愚見。將公子衣服脫下。與小人穿。小人的衣服。與公子穿。待小人假沖公子。去見侯老爺。見景情如何。他若是忠良之心。自必有許多嘆息。小人就把其中之事。細細說明。再請公子與他相會。他若好党之徒。小人不過又表幾句閒話。他問老爺京中之事。小人自然從頭至尾。細細的告他一遍。他若不肯憐念。起了害我之心。相公聞得。可速速逃往山東。投奔邱老爺的任所。再作道理。公子道。此計卻好。那有代替之理。喜童道。非是欺欺公子。想此情由。測料不定。進退兩難。不若如此。以防他變。公子道。今夜且宿過。

明日再作道理。是以二人各自相睡。次日早晨。小二面水送來。二人洗畢。又吃了早飯。喜童又苦歎了一番。公子若不從權。就是在此住了一年。也是無益的。不若早為設計去了。他纔能有出頭的日子。公子聽說不得。已只脫下衣服。二人換穿了。走出店來。店主一見。便向小二說道。你看他二人。必定是走江湖的下棍的。看他衣服。昨日是這個後生穿的。今日是那個後生穿了。十有七分。到縣衙門裡去。打秋風的話。說未了。喜童便向店主說道。我們的衣服行李。俱在裡面。好生看管。店家笑道。相公請放心。得了彩與相公接風罷。二人出了飯店。喜童在前。搖擺公子遠遠的隨行。走幾步。看一看自己身上衣服。臉上的羞。心中叫苦。便自己嘆道。我梅良玉生於宦門之內。到今日打扮了奴僕之輩。令人可嘆。不言梅公子一路思想。再言喜童回頭復看公子。路已漸漸離遠。心中想道。我此去見侯老爺。必是凶多吉少。只得依路向前而走。又回頭復看公子。路已離遠。正走之間。抬頭見一家藥店。在此便止步。進了藥店內。拱一拱手。道。官人請了。那櫃上的人。見他請了。相公要什麼東西。喜童道。我家耗鼠甚多。把小生的書箱都咬破了。要買些砒礪。約鼠。那掌櫃的人道。這砒礪是不敢亂賣的。有關性命之碍。得罪相公。喜童說道。此言差矣。我乃讀書人。豈是那無知之輩。無非深恨鼠耗。因此買些砒礪。那掌櫃的說道。我家耗之有理。買些與你罷。喜童腰間取出一塊銀子。店家交付之後。說道。相公。這東西不可見戲。喜童道。曉得。店門。梅公子已走到前面。問道。賢弟。在此店內。買些什麼東西。喜童道。你走不上來。故而在此等候。於是兩下又分手。各依前後而行。又走了一會。到了前面。就是縣署。喜童又等着公子。再叮嚀一番。公子只得站在牆壁崖下。暫且不題。再言喜童走到大堂。叫道。號房。那裏。號房聽得。堂上有人呼喚。即便進內出來。問道。你是那位。梅公子道。你進去。回稟老爺。你說常州府梅公子。要見那號房。即便進內。回稟侯老爺。請梅相公入私衙相見。門吏請喜童進內。見了侯老爺。喜童搶行幾步。一躬到地。道。岳父大人。請上。待小婿拜見。侯老爺上前一把扯住。道。賢婿。遠路風霜。只行常禮罷。兩下謙遜了一會。受了兩禮。假公子道。請岳母拜見。侯老爺道。在後堂。賢婿請坐。假公子纔坐。用茶已畢。喜童把侯老爺一看。見他鬼頭小耳。鼻共眼小。心中想道。店主之言。亦非謬矣。我看此人。乃奸險之徒。心疑未定。只見侯老爺向着喜童道。賢婿。大人榮陞都給。一向在任得意。喜童一聞此言。故意裝做愁苦之容。站起身來。帶哭道。岳父大人。你還不知先父的山信麼。侯老爺道。什麼山信。你且說來。喜童道。先君陞任在京未久。因

聖上命陳東初征伐胡虜。馮度修年伯奉贊軍機。那時先君位列台垣。豈肯袖手傍觀。因此出班保奏。那時觸怒龍顏。把先君斬首。又行文到常州。捉拿家眷。因此小塔逃奔于此。今日得見岳父望岳丈大人。看先君同年之誼。分上容小婿一身。則感岳父大人再造之恩也。侯爵把臉一變。道：原來如此。莫怪老夫說你父親也太執固了些。如今做官。都要逢迎上司。結交當道。方可有個官做。億萬良田。千頃家業。不然這十年寒窗。是昏苦讀。為什麼他屢屢要講什麼忠臣。如今連頭都做落了。假公子哭道：先君在日。多有得罪岳父。只念小塔四海飄零。沒家投奔。救一救落難之人。侯爵道：我的衙小官卑職微。如何容得你下。假公子道：既是岳父不肯收留。小婿拜別。再往他處去罷。又說道：如此告辭。侯爵道：當此亦有一功。可得便說道：你道也說得干淨。你是欽犯之子。我的女兒。肯做叛黨的媳婦。這是萬萬萬目。都知道的。你是我的女婿。今日又是滿衙的使役。看見你到我衙門中來。若是上司知道。行文要欽犯之子。那時老夫把什麼人與他。非是我沒情。不有同年分上。卻也皆因你命當如此。假公子又道：岳父。你把小婿是怎麼樣。侯爵道：你哭也無益。老夫也不用刑處治。將你解往京中。交與廬相爺。聽相爺法落。無怪老夫。到你父帶索於你的。即刻傳衙役。把假公子拿下。吩咐道：這是欽犯之子。好生看守。要解京請賞的。一面標了監牌。眾衙役上前。把假公子上了刑具。押赴出來。收監。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梅公子義徵投岳父

侯知縣罪加假東床

詞云 人言非假果逢其凶。主僕投親身避難。豈知監禁獄卒牢中。前修有定。難脫牢籠。皇天不負忠良。後得會風雲上九重。

詩曰 慈命投親到異鄉。豈知落魄更恓惶。店家說出抽腸話。替主情甘獄底亡。

話說假公子上了刑具出來不題。且言梅公子在照壁牆下。等得多時。等的不耐煩。走進儀門。抬頭一看。只見眾衙役把喜童鎖着。帶往西監門去了。公子到了監門首。衙役叫開監門。說道：收入欽犯公子。不知是何緣故。心中一苦。眼中吊下淚來。又不敢上前。只見喜童回轉面來。向着公子丟了一個眼色。心是叫他速走的意思。他還不知。還痴呆呆。走在那里。望着眾人。把喜童帶在監中。這喜童一入監內。就把這砒礪拿出來。於口中吞下。那砒礪入腹。寸腸俱斷。站立不定。一文跌倒在地。此時之冤流血牢中。禁子一把攙扶喜童。氣絕身亡。禁子撒手一推。

只得着牢頭出來。稟知侯爵。道：欽犯進監服毒死了。侯爵聽說。把禁子牢頭。每人各責四十大板。又吩咐道：此犯已故。不必言着他。是投奔我處的欽犯。只說是本縣取死了。不該的家人。又吩咐一番不題。且言牢卒受責出來。只得上店市買了一口棺材。傅脚夫抬至監傍。將喜童拖出。裝入材中。梅公子在那傍。見脚夫把喜童裝入棺材。心中如同油煎的。暗裡悲傷。想道：先前喜童在店門首。莫非買了毒藥。正在思想之間。只見脚夫等就一直接。把棺材抬到北門而去。梅公子也不管高低。跟着棺材。抬出了城外。歇下。把地方土工傳了來。挖一個坑。把棺材安葬。各人散去。梅公子走到墳前。雙膝跪下。拜倒在地。放聲大哭。道：賢弟。你愚兄自幼與你同窗共讀。寸步不離。卻不知賢弟有這一片忠心。只說你與同逃。患難。異日成名。補報賢弟相携之力。豈知今日。又遇着人面獸心的果替我遭這等惡死。只是我梅良玉死之該當。賢弟不當受此慘變。我以店主之言。不過虛架。詞賢弟就有只等慧心。便先安了替主之心。腸。吓想我梅良玉。日後若無進寸。便罷。倘有些須榮耀之日。必替賢弟修墓。追荐。我與賢弟。乃是異姓手足。倘日後我有子孫。必須與賢弟宗支。梅公子在墳上。磕頭啼哭之聲。都是曠野地方。主人哭僕。真是鐵石人間。也斷腸。子是起來。記認墳墓的踪跡。見左首有一土地廟。路傍有一株雙丫的榆樹。為記。看罷拜辭。又哭了一會。心中如亂麻。又無伴侶。又不敢回店去拿行李。低着了頭。往大路向東而走。只見前面已抵河邊。痴呆呆望着。只見一座城樓。心中想道：此門必是東門。又只見一隻划船。飛掉而來。那船艙中。坐着兩位老者。見船家搖弄岸來。便問道：客人。你是上揚州的。可稱我的船而去。那船中兩個老者道：我們是熟開慣的。又是熟船。你只管上來不好。於是梅公子猶如失群孤鳥。那有定見。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年紀又少。又無親着。可接心內。又怕遇着店主人。又起風波。也罷。且到揚州。再作道理。只得說道：駕我到揚州去的。船家道：你既是要去。快些上來。梅公上了船。拱手二位老客長請了。那二位老者一齊躬身道：小哥請進來。坐。梅公子方纔走入艙中。坐了。船家問道：你可吃飯的。我們是不弄岸的。恐夜晚了。要起快的。你要吃飯。快些買米來。梅公子道：我不吃飯的。於是船家開了船。不一時。稍後送上飯來。道：二位老客請用飯。二位把食盒揭開。掛出兩位魚米。便向梅公子道：小哥請過來用飯的。梅公子道：老客長請。晚生不用飯。那二位老者笑道：小哥我曉得。你只有船錢。沒飯。不妨我二人多出半升米。就請了。小哥。梅公子道：薄冰相逢。何以克當。二位老者。即取了一副碗箸。三人同

桌用畢了飯。一路談閑。不覺船至三汲河。船家說道：前面就是紗關了。把船錢拿出來好上岸。梅公子道：朋友今日未曾帶得米。改日如數奉還。船家道：你上船來安穩穩。連米也沒有拿出來。坐着動也不動。就是當差。亦也。把個票兒我看。你沒有錢。就是布衫破服。一分一片。照樣的拿出來。坐着動也不動。就是苦楚。把臉一紅。道：今偶然忘却了帶錢來。把貼肉一件白綢子衫。脫將下來。遞與船家。那船家接過一看。這個綢片子。我們用他不着。若是布衣。可以還算得錢。二位老者說：船家。你把這衣服拿來。還了這位相公。我二人替他出了船錢罷。船家聽說。將衣服與長者。長者遞與梅公子。梅公子道：一路而來。多蒙二位雅愛。又蒙出船錢。真乃三生有幸。晚生受恩不淺。長者笑道：說那里話來。於是船已抵碼頭。大家離舟登岸。梅公子又向二位長者一躬。說道：晚生叩謝了。二位長者說：道：豈敢。只是寒舍狹小。不敢屈小哥哥同去。天色已晚。小哥哥也進城。要趕早些說罷。二人往東而去了。這不題。卻說梅良玉一路思想。喜童死得好苦。不覺在曠野之中。放聲大哭。又見日已西沉。不敢留連。一直奔到城內。欲下飯店。又無行李。東走西走。一徑來到壽安寺前。乃壽安寺。是揚州第一個好廟宇。那寺傍有一株大樹。樹後數步。便是茅廁。梅公子到了此時。真無可奈何。只得就在這寺門首坐着。時已更深。思想爹爹在日。又何等的好榮耀。今日四海無家。母子分離。又且盧賊訪拿甚急。我這性命。恐難保。若是被賊拿去。還要受多少刑法。是一個怯弱書生。怎麼受得。越此無人看見。不若尋個自盡罷。想到此時。不覺淚如泉湧。即忙解下腰帶。掛在樹上。望南哭道：母親吓。你孩兒死的好苦也。又不敢高聲啼哭。消消吊在樹上。可憐正是：沒河只要三尺水。縣標維用一條繩。不知梅公子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